

山水问君心

——古诗词中的山水世界



行走在山水畅想间，
栖息在诗情画意里。

江晓英◎著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山水问君心

——古诗词中的山水世界

江晓英◎著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水问君心：古诗词中的山水世界 / 江晓英著. —北京：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15.5

ISBN 978-7-5639-4260-2

I. ①山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田园诗—鉴赏—中国—古代
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4132 号

山水问君心——古诗词中的山水世界

著 者：江晓英

责任编辑：钱子亮

封面设计：翼之扬设计

出版发行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：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：郝 勇

经销单位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15.75

字 数：168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639-4260-2

定 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序 言

小女问，这个暑假我们去哪儿？

侄女脆生生道，远点就好啦！

到底远点有多远？其实孩子不知，我们也不晓。远方，在科技传媒发达的今天，轻轻一点鼠标，远方就连接上了，它在我们心中充满了怀想和企盼。即使某一刻有心血来潮恨不得马上去亲密一下的冲动，这远方也不远。从漠北到南疆，从烈风霍霍到海风暖暖，从踏古的寨子到霓虹的闪烁，还有令孩子们雀跃不已的迪斯尼乐园……在飞机不动的羽翼下，南到北，西至东，几个时辰，天涯与海角瞬间就在眼前了。

孩子们爱在山水间。她们爱大千世界的未知和萌动，爱一些有着美妙幻想的童话世界，她们对林林总总的城堡充满了好奇与渴求，山高水远与神秘的伊甸园，在她们心中，一切都是朦胧的，憧憬的，活泼的。“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”李清照曾经“沉醉不知归路”，千年后的少年大抵也不外乎如此童真、趣味，恣意挥洒着五彩斑斓的青春。

背着行囊，独自远行。

结伴相约，我们去徒步山水吧！

驾驶爱车，和心爱的人儿快乐穿行在山山水水中。

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到大自然中去，在醉清风中采撷属于生命的珠贝，风景，心情，感怀，领悟，修为。“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”现代人行走在山水畅想间，栖息在诗情画意里，即使不会吟哦意象万千的现代诗行，也可脱口而出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等历经岁月淘洗的山水佳句，旅行者的心中，诗意如影随形，诗心长青永恒。

群峰，溪涧，楼台，寺庙，殿堂，沙漠，草甸，孤烟，雪山。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华夏大地，南北西东，五湖四海，处处活泛着诗意，时时弥散着墨韵，诗词歌赋早已镌刻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。这些璀璨的诗句如漫天星子，似鲜活流动的血液，千百年来奔涌在中国人的血脉里，温烟、悠远，枝枝蔓蔓地渗透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肌肤中，缔结出最瑰丽、激滟的山水绢帛，它们从历史的长河中一卷卷铺就而来。

这是一个离不开泼墨走笔的民族，一个与生俱来就有诗情画意的民族，一个骨子里隽永了“山水之乐”的民族。

子曰：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；智者动，仁者静；智者乐，仁者寿。”

智者的快乐，如流水般细腻，悠然安详，且活泼开阔。仁者的快乐，像青山般挺立，清倔、高远，且宁静绵长。大凡钟情于山水者，都是生活的智者，生命的行者，性灵的知音。山水滋养的一代代中国人，胸襟坦然，情怀漫天，他们一生一世

山水意，一生一世华夏情。

上述《论语·雍也》中对山水情怀的阐述和定位，精辟地囊括了山水与人性、生活、品位、修养、精神的密切关联，而经千百年的践行与淘洗，其光泽越发清亮、澄澈。

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言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古人多情，眼眸中山水亦多情，青青的一袭明媚葱郁，该是染湿了谁的心怀，在纷纷雨雪中飘摇成思念的感慨。

“红尘三条界阡陌，碧草千里铺郊畿。”每一个走向大自然，走入山水间的行者，或踏青山野陶情，或摇桨绿水逸致，或打马江湖豪情，或跨越山隘立志；他们山间对酌三两杯，地头锄禾日当午，午夜闻松林涛声，朝暮迎送日升落；或是书生天下行，或是夫子论天地，或是隐客归田园，或是放翁自由心。天地间，入与出，进与退，苦与乐，浓与淡，缘来缘去，皆有因由。

于是，众多的走出自我禁锢的文人骚客，众多的走进生命本真的古往来者，他们用最直接、最铿锵的姿态击打心灵的鼓乐，击打朝代的节拍，击打文化的律动，于是，在一茬茬的春种秋收中，有着本色本底本原的山水风光，田园谐趣，人文遗迹，自然就成为时代歌咏者的描摹对象，一件件，一次次，一句句，他们倾吐、诉说、豪言、壮志、抒情、感怀，立于青峰岭，行于草莽间，驶于河川上，穿于丛林内，一步一诗行，一诗一徘徊，穿起了中国历史、文化、风俗、政治、人文的线索珠链，将空间、地域、时代、人物、风情融合成心心相印的一组组画面，珠圆玉滑，共振辉映。闻踏歌徐徐而来的是“空山

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的修远高怀，意境轻妙，意象蹁跹。这就是中国山水诗词的魅力和风骨。

“山水含清晖，清晖能娱人。”大诗人谢灵运滥觞了一代诗风，从东晋起，山水诗发展并蓬勃开来，谢灵运也就成为山水诗的鼻祖。

博大、宽广、辽远，山水栖息于旷野中，栖息于天地间，栖息于风霜里，一代代的寻根访友者，从它的吐纳中截获一二清风细雨，洗涤、储藏、发酵、酝酿成一坛坛绝世美酒，一行行悠长诗意，任凭后来者一饮而尽，甘味悠长。它却似不老泉般，朝朝暮暮细碎着发芽的清脆，靓丽、清凉而不曾干涸。

山水在众多大诗人的笔下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意境、姿态，陶渊明的清疏，谢朓的清丽，孟浩然的阔远，王维的禅意，李白的旷达，韦应物的恬淡，杜牧的峻峭，千百年过去了，山水诗依旧占据了诗歌流派中的重要一席，地位举足轻重，凡能诗者，几乎皆喜好吟诵一二山水诗，使传世经典数不胜数。

滋养一颗诗心，让我们一同回到古代去旅行，领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，领略“黄四娘家花满蹊”，领略“青溪几度到云林”，回味那风高月亮，渔火野渡，鸟鸣春涧，山寺暮钟，斜阳倒挂，体味在诗人的泼墨挥毫下浸润在山水间的蓬勃而透明的爱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风起于青萍之末·山水隽永

- 第一节 泰山不要欺毫末 / 003
- 第二节 滚滚长江东逝水 / 009
- 第三节 山远天高烟水寒 / 016
- 第四节 小船摇曳入西陵 / 023
- 第五节 谁家新燕啄春泥 / 031

第二章 低头便见水中天·山水田园

- 第一节 明朝散发弄扁舟 / 042
- 第二节 多少楼台烟雨中 / 051
- 第三节 漠漠水田飞白鹭 / 059
- 第四节 引出深萝洞口烟 / 066

第五节 一水中分白鹭洲 / 073

第三章 风雨不动安如山·山水物象

第一节 江流曲似九回肠 / 083

第二节 碧水东流至此回 / 090

第三节 隔水青山似故乡 / 096

第四节 岩上无心云相逐 / 103

第五节 闲看中庭栀子花 / 110

第四章 白云千载空悠悠·山水行走

第一节 桃花潭水深千尺 / 119

第二节 山寺桃花始盛开 / 127

第三节 槛外长江空自流 / 135

第四节 半夜鲤鱼来上滩 / 142

第五节 孤城遥望玉门关 / 151

第五章 松下清斋折露葵·山水禅心

第一节 人间有味是清欢 / 163

第二节 一湾清水一条琴 / 171

第三节 依依烟树带斜阳 / 178

第四节 一曲自幽山自绿 / 184

第五节 春在枝头已十分 / 191



第六章 美人纤手炙鱼头·山水清欢

第一节 又摘桃花换酒钱 / 200

第二节 稻花落后鲤鱼肥 / 208

第三节 小杓分江入夜瓶 / 215

第四节 卢橘黄梅次第新 / 225

第五节 不是闲花野草流 / 232

后记 徜徉山水田园间



第一章 风起于青萍之末·山水隽永

生活的忙碌，生命的疲惫，身心的倦怠，现代人的流行病莫过于此。形形色色，人来人往，如出一辙的穿梭、徘徊、迂回，每一个站台，每一次彼岸，每一轮月明中，到底有多少人真实地沉浸在“天涯共此时”的美妙中却不自知？压力、窒息、抑郁、低沉等词汇，已然成了对生活烦琐和工作繁忙的沉重概括，它们与我们如影随形，相依相偎，在车水马龙中显得格外寂寥、忧愤。

于是，不满足于被“病态”架空的人们，不希望被狭小空间约束的人们，不愿意被刻板生活压抑的人们，竞相走出水泥大厦，走出光怪陆离的旧日影子，纷纷奔向外面的世界，奔向一种云淡风轻，奔向一条快乐驿道。他们在山水中寻找一片自己的天地，一份性灵的天真，一刻难得的宁静，他们放下思想上的包袱，掏空一切沉甸甸的负累，轻松地走近原野山林，走近水畔湖湾。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像千百年前的古人一样，回归自我，谐趣人生。

或攀爬青峰绝壁，或荡桨溪水湖泊，或踏歌江南月夜，或驰骋北国风光，抑或立于雪域之巅，轻轻地转动经筒，叩

问灵魂深处的困惑：生活是什么？生命为了什么？我们该栖息于何处？

是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；是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”；是“遥岑楼上俯晴川，万里登临绝塞边”；是“水摇文鷁动，缆转锦花萦”；还是“凉风萧萧青萍末，往事悠悠白日西”？

“会当击水三千里，自信人生二百年。”这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姿态，一种承载，一种绚烂的自由的生命的绽放，爱在山水间，乐在山水间，徜徉于山水间，浩荡于山水间。

山水净化人，山水哺育人，山水接纳人，山水影响人。山水属于“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”的人，也属于“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”的人。帝王将相胸怀雄壮无垠的高山大川，市井百姓眉眼里装着草木飞花，而诗人骚客心中的山水，或别致清韵，或青黛流岚，或山高水长，或异域风情，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意象纷呈，精彩迭现。山水在诗人笔下是烂漫的，无形的，活泼的，息息相通的，山河之恋，乡野之情，历朝历代的诗人演绎的山水充满了隽永的美好，山水诗当属古诗词花丛中最为绚丽的一枝。

风起于青萍之末，始于微妙中，情趣中，坦然中，接纳中，行于山水间，无不畅快淋漓。

第一节 泰山不要欺毫末

泰山不要欺毫末，颜子无心羨老彭。
 松树千年终是朽，槿花一日自为荣。
 何须恋世常忧死，亦莫嫌身漫厌生。
 生去死来都是幻，幻人哀乐系何情？

——唐·白居易《放言五首·其五》

巍然屹立的泰山，不能伤了毫发半分，那颜渊本来就不羡慕老聃和彭祖。

而世间的松树，终归有一天要枯朽，即使已然生长了千年，其命运也难逃新陈代谢的定律，终归一死。但不管如何，曾经肆意绽放过，就像槿木开花一般，只绚烂过一天也可以满足和骄傲了。

人生本来如此，何必操心那些注定的结果，何必天天担忧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？别厌弃生活，别厌弃当下，别厌弃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随遇而安吧。

生与死，来与去，过与往，都是一种常态罢了，或者说是

一种幻觉。只不过，这尘世中的人，谁没有幻觉，谁不是梦幻中人？只有如此，才能好好地生活在世上。喜怒哀乐承载了人生最丰沛的情感，维系着生命的盛放。

天地日月星辰，草木山岳河川，在历史源远流长的华夏大地上，我们的祖先以山为脊梁，以水为血脉，将广袤无垠的大地塑成了峰峦沟壑，草甸沙丘，平原沃土，从亘古耸立的喜马拉雅雪峰上引流而下，穿越荒莽、沙砾、峭壁、滩涂，一路向东，散发出大大小小的逶迤曲折的活水源头，星罗棋布在五湖四海和千沟万壑中。它们滋养着雄峻、秀丽、巍峨、英挺的三山五岳，蜿蜒如带盘桓于群峰峻岭之间，架构了疆域辽阔、巍巍壮观的华夏苍茫大地，身姿坚挺，骨骼雄健。

这是山的品格，也是华夏民族的品格。

从黄帝游天下，封禅五岳开始，登泰山而仰止，临泰山而封禅就成为帝王天子一统河山的冠冕典礼，似乎只有这样“注册”一次，封建统治者的权力、象征、地位才更有合法性和正统性，这是一种王权礼仪，也是一种政治信仰，用来达成巩固地位和歌功颂德的目的和初衷。汉代班固在《白虎通义》中说：“王者受命，易姓而起，必升封泰山。何？教告之义也。始受命之时，改制应天，天下太平，物成封禅，以告太平也。”故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才子儒者，乃至黎民百姓，都会从心底喷涌出一种登泰山体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激荡豪情。天高地厚，有容乃大，万物神秀，阴阳所生，不登泰山者，岂能明了“岱宗何崔嵬，群山无与比”的恢宏阔达，又怎能感怀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的不亦快哉！

在诗人眼里，泰山峻峰叠韵，岫云跌宕，高大雄壮，巍然立于苍茫中。《诗经·鲁颂》曰：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詹。”依仗浑然天成的天险屏障，泰山成为鲁国境内一道固若金汤的军事防御线，诗经中对泰山的歌咏是质朴的、实用的、简约而不带修饰的，并没有过多的具体写意和具象描摹。

到了曹魏，曹植《驱车篇》道：“驱车掸弩马，东到奉高城。神哉彼泰山，五岳专其名。隆高贯云霓，嵯峨出太清。周流二六候，间置十二亭。上有涌醴泉，玉石扬华英。东北望吴野，西眺观日精。魂神所系属，逝者感斯征。王者以归天，效厥元功成。历代无不遵，礼记有品程。探策或长短，唯德享利贞。封者七十帝，轩皇元独灵。餐霞漱沆瀣，毛羽被身形。发举蹈虚廓，径庭升窈冥。同寿东父年，旷代永长生。”泰山的自然形象在曹植笔下有了雏形，他更将泰山的风貌特点、历史地位、渊源考究一一点明，他在驱车远观的流动中，在不断延伸的辙痕里，不断省悟泰山存在的价值和耸峙的寓意。泰山在中国人心中，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大山，它是“魂”的栖息地，是“神”的栖居所，是王者问道归天的云台，泰山理所当然成为圣地，而一批又一批的朝圣者，也留下了众多的传说、墨宝和烙印。

东晋女诗人谢道韞《泰山吟》道：“峨峨东岳高，秀极冲青天。岩中间虚宇，寂寞幽以玄。非工复非匠，云构发自然。器象尔何物，遂令我屡迁。逝将宅斯宇，可以尽天年。”对泰山的歌咏，女诗人的作品鲜有矣，谢道韞算是独树一帜的一位。这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，与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是本家，而谢家与东晋另一个望族王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谢道韞乃王羲

之的二儿媳妇，谢灵运的母亲为王羲之的外甥女，谢道韞是谢灵运的长辈。后来谢灵运也作过一首《泰山吟》，诗道：“泰宗秀维岳，崔嵬刺云天。”较之谢道韞的《泰山吟》，少了毓秀，多了玄妙，诗作各具特色，各有千秋，都是较早的歌咏泰山的诗作。

山水诗中的山，不从泰山入手，难以触摸到山魂、山姿、山色、山岚的根本，参透古往今来吟哦泰山的古诗词，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领悟到千重山、座座山的精神指向和底色风韵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泰山可谓万山之宗，歌咏泰山，天下的山就在眼前了。

对泰山的崇拜和向往是普遍性的，历朝历代、形形色色的诗人词人，帝王将相，钟情和热爱泰山是有目共睹的。康熙帝还著有《泰山龙脉论》，他创论了“泰山山脉来自长白山”之说，而长白山则是满族人的精神发源地，他们心中的神山，汉族人的神山则是泰山，这样的提法旨在体现满汉一家，满族人进入中原建立清王朝是合法的、正统的，帝王之心，通过祭祀泰山，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

元朝张养浩诗云：“风云一举到天关，快意平生有此观。万古齐州烟九点，五更沧海日三竿。向来井处方知隘，今后巢居似觉宽。笑拍洪崖咏新作，满空笙鹤下高寒。”起首四句中的“风云”“万古”“齐州”“九点”“沧海”“三竿”等，无不体现了泰山的磅礴、大气、雄伟、巍峨，有如“临绝顶”，俯瞰“众山小”。而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，将山与人，伟岸与局限，阔达与狭隘，宽广与窄小——作比，无形中更衬托、突显了泰山的风姿和风骨。通过诗人这么一描摹，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

大自然的力量和胸怀，是人类不能相提并论的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是渺小的、卑微的。

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到泰山无法体悟到泰山之巅的红日，当它跌入胸怀的时候，心有多大，大地就有多辽阔，心有多高，天空就有多辽远，这就是泰山的情怀，也是中国人的情怀。信仰泰山，就是信仰天高地厚，博大精深，就是信仰一种“魂”，它无时无刻不提示和指引着中国人傲然独立的精神。这是山永远远的姿态，从不会因风霜雪雨、天寒地冻、四季轮转而改变亘古以来的信念。

泰山魂，中国魂！

中国有许多名山大川，泰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、恒山、雁荡山、庐山、黄山，这三山五岳，不但集中了山的精魄，不同地域、不同象征、不同特色的各种差别，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和精神，个个精彩，山山有情。

唐人陆畅《题独孤少府园林》道：“四面青山是四邻，烟霞成伴草成茵。年年洞口桃花发，不记曾经迷几人。”诗人立于这座园林中，但见四面青青的山峰与园林为伴，云烟缥缈似有似无，与云霞辉映不分彼此了，而青草已然茂盛丰美。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”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任山中，山下的洞口处招展着的一树树桃花，吸引了多少人前来驻足。这么一幅静美的画面中，本该有放飞的心情，朗朗的明媚，可诗人心中却是寂寥的，空空如也的，尽管眼前花红草绿，青山如黛，彩霞满天。而这些物象的堆砌、渲染，怎么也不能掩盖一颗孤独的心儿轻轻地哀叹，“不记曾经迷几人”，点出了诗人落寞、空茫的真实感怀。